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
记忆施蛰存

黄裳 小思 赵昌平 李欧梵等著 陈子善编

施蛰存（1905—2003），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名施青萍，笔名安华、李万鹤等。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以及金石碑版研究四个领域贡献卓著，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
记忆施蛰存

黄裳 小思 赵昌平
李欧梵◎等著

陈子善◎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蜚存/陈子善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80678 - 846 - 2

I. 夏... II. 陈... III. 施蜚存(1905 ~ 2003) — 纪念文
集 IV. K825.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1690 号

责任编辑 陈 琪

封面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丁 多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记忆施蜚存

陈子善 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m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60000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78 - 846 - 2/I · 148
定 价 25.00 元

编 选 者 言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是为纪念施蛰存先生而编选的。施先生 2003 年 11 月 19 日以九十九岁的高龄在上海溘然长逝,距今已整整五年了。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研究一位作家,研究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成就,研究他的作品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等等,编订他的全集、研究资料和关于他的回忆录,是必要的前提,而且三者不可缺一。我感到欣慰的是,施先生生前对我的看法表示赞赏和支持,他多次建议我编《知堂全集》,同意我编《闲话周作人》时收入他的回忆文字,就是具体的证明。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学术史上,施先生扮演的角色都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作为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编辑家,施先

生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众多建树完全可以用“杰出”两字来形容；作为唐诗研究家、词学研究家、金石碑版研究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施先生的学术贡献同样令人瞩目。所谓“四窗”，每一扇窗都是如此灿烂辉煌，以至今人要研究施先生，不能不感叹“北山”的博大精深，难窥堂奥。虽然近年来海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施先生的成果，包括论文、访谈录、专著和评传等问世，但严格来说，施蛰存研究还起步不久，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开拓，施蛰存其实也是说不完的。

因此，我编选了这部《夏日最后一朵玫瑰》，收入施先生的文友、同事、学生乃至素不相识的读者对他的音容笑貌的描绘，对他的道德文章的追述，其中有些文字是专为本书而写的。尽管这些生动的回忆以施先生中、后期的大学教学、文学著译和学术研究活动为主，仍提供了不少新鲜的第一手史料；尽管由于时间和语境的不同，书中若干回忆存在说法不一、看法各异的情形，本书对施蛰存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所裨益，有所推动，却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2003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文集》，书中有不少深情回忆施先生的文字。限于篇幅，本书只能从中酌选个别篇章。读者如有兴趣，可进一步参阅该书。

施先生1952年以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与华东师大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部回忆纪念文集列为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丛书第一种，窃以为是十分合适的。

陈子善

2008年3月23日于上海梅川书舍

编选者言 / 陈子善	1
忆施蛰存 / 刘以鬯	1
忆施蛰存 / 黄裳	15
人去嘉言在 思之增惆怅	
——为纪念施蛰存先生逝世三周年而作 / 周退密	24
回忆蛰存先生 / 徐中玉	29
我的祝贺 / 钱谷融	36
汀江梅林梦难断	
——怀念施蛰存先生 / 郑启五	42
忆施蛰存先生 / 躲斋	47
施蛰存谈与鲁迅的关系 / 楼昔勇	52
悼忆施蛰存先生 / 张素时	58
难忘的教益	
——解读施蛰存先生这部浩瀚巨著的启示 / 倪蕊琴	67
记施蛰存先生对我的指导 / 小思	83
与施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 陈晓芬	89

写在碎碎的秋雨中	
——悼念业师施蛰存先生 /赵昌平	98
道德文章是吾师	
——怀念恩师施蛰存先生 /陈文华	102
施蛰存先生印象记 /宋广跃	109
施蛰存先生侧记 /陈子善	112
“你是不是还想再当一回右派分子?” /智 量	119
渊明矢夙愿 沾衣付一笑	
——与宗伯舍翁施蛰存教授的最后一次笔谈 /施议对	123
施蛰存先生摭忆 /黄 屏	130
施蛰存先生印象记 /陈 诏	136
忆念施蛰存 /黄伟经	145
我所认识的施蛰存先生 /刘 凌	159
高风千古仰斯人	
——缅怀施蛰存先生 /刘梦芙	169
施蛰存先生的六封信	
——怀念施先生和若干说明 /孟 浪	177
施蛰存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 /孙康宜	187

悼念施蛰存先生 / 林玫仪	194
嫉“暴”如仇	
——追忆蛰存老人另一面 / 吴立昌	198
施蛰存访问记 / 赵凌河	206
读其遗札 怀念音徽 / 陈福康	216
施家伯伯 / 孔海珠	228
他是一团棉花 / 西 坡	233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文坛耆宿施蛰存素描 / 韩沪麟	237
书的文化 / 李欧梵	241
北山楼藏西文书拾零 / 安 迪	249
寓意寄情“藏书帖” / 张 伟	265
我所认识的施蛰存先生 / 杨迎平	270
百川归海的大胸襟	
——记施蛰存先生 / 叶 辉	288
执著的中间派	
——施蛰存访谈 / 张芙鸣	296

一片非常美丽的风景

——《施蛰存序跋》编后 / 沈建中 309

施蛰存的第五扇窗户 / 朱健国 317

怀念施蛰存先生 / 钱汉东 344

施蛰存先生的一封回信 / 蒋颖警 348

寻访北山楼 / 子 张 351

施蛰存：标新路和继绝学 / 殷国明 358

追忆拜访施蛰存先生 / 王圣思 365

课堂内外的施蛰存 / 沈鹤龄 374

忆施蛰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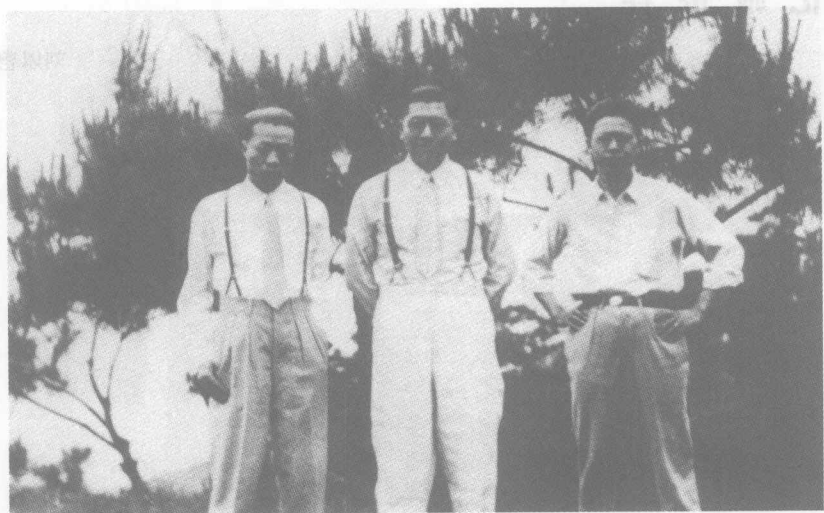
刘以鬯

一

2003年11月20日,在《明报·中国社会版》看到“名作家施蛰存病逝”的消息,深感悲痛。

二

1946年,我在上海创办怀正文化社,本推进文化的职志,出版高水准



1940年施蛰存(右)与戴望舒(中)、周煦良(左)摄于香港

的文学作品。我请施蛰存编一本新集,列入《怀正文艺丛书》。施蛰存将二十三篇散文结成《待旦录》交给我。

三

1948年,我离沪来港。我与施蛰存有一段很长时间音讯隔绝。

1980年5月21日,我在《快报》编副刊时,意外地接到施蛰存从上海寄来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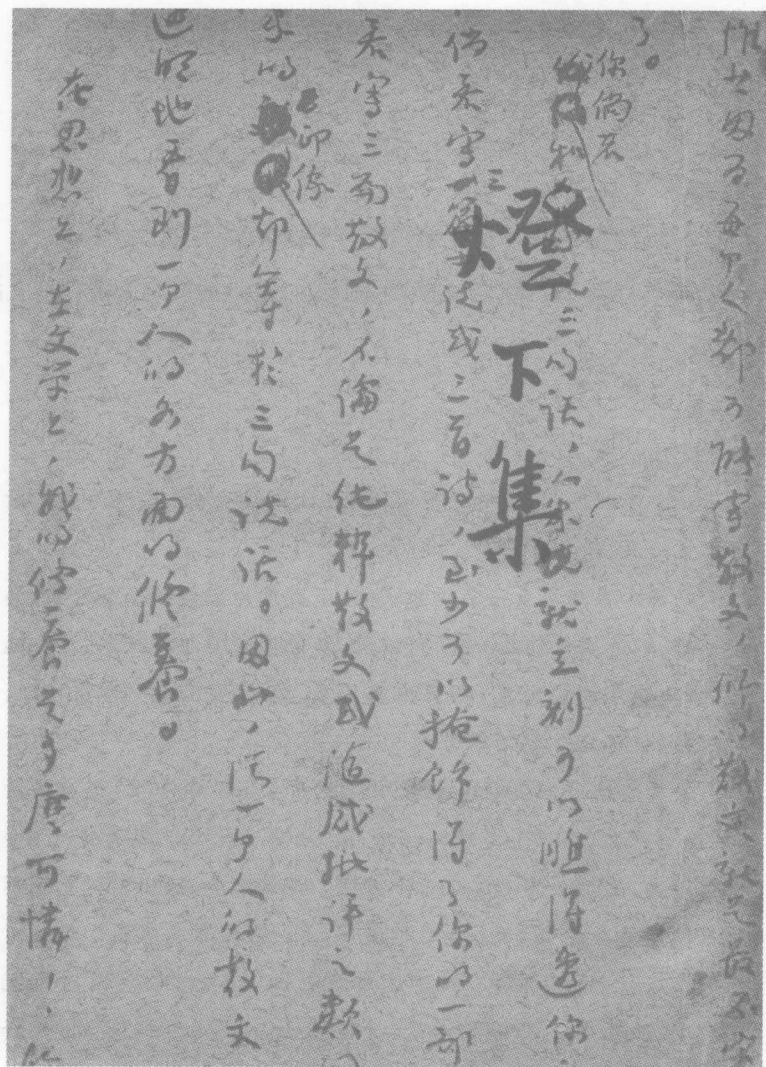
以鬯先生:

卅年不相闻问,近知足下在港,且已得读大作,甚以为慰。徐訏想常晤及,请为致意。

杨静和卢玮銮女士有信来,说足下有意为望舒印一个选集,高谊可感,不过望舒作品,除了诗以外,其他均未尝印单行本,无从选起。《小说戏曲论文集》本来内容不多,要选也只是一二篇可选,加入在《诗选》中,也不很合适。

我曾想编一本望舒诗文集,内容为(1)全部诗作(2)全部译诗(3)全部散文(不多)(4)杂文、书信。如果把《小说戏曲论文集》也收进去,恐怕一共不过二三十万字。译诗部分,已出单行本者不收入(《洛尔迦诗钞》及《恶之华掇英》)。现在诗集全稿已付四川人民出版社,须本年第三四季度方能印出。其他部分,国内大概不会要,如果你们那边能承受,为他印出,是“存没同感”的大好事。

我早已不干新文学创作,三十年来没有写过什么东西,近来有几位学生在为我搜集三十年代各报刊上发表过的杂文,我想编为



施蛰存《灯下集》初版本

一本《旧篋集》。你们如肯承接、印行，使我及时能做一个结集，留下一个脚印，亦甚感激。不过，这是顺便向足下征询，到底有多少文章可编录，我自己还心中无数呢。（已刊入《灯下集》及《待旦录》者不再收入）

我二十年来，热心于金石碑版，收了不少古器物拓本，我想选出一二百种，编一个集子，一面图版，一面解说。这样一本书，香港有出版家能为印出否？请足下代为留意，介绍一下。

专此即颂 著祺

施蛰存

一九八〇，五，十四

读了施蛰存的来信，我立即答复，将事情的实际情况告诉他：

蛰存先生：

音讯隔绝，数以年计，突奉手书，喜出望外。

出版《望舒选集》，是我的主意，因为事情并不如想像那样简单，只好放弃。

此间“教育出版社”最近约我为他们编辑《中国新文学丛书》一套（共十本），正在集稿中，大作《旧篋集》倘能于短期内寄到，当可编入丛书。字数勿超过十万，请写一篇《前记》（藉此表示并非翻版书），并附照片（两三帧，各期）与手稿（一两页）。

“教育”出书，不抽版税，只付港币一千二百元，作为稿酬。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一般文艺书籍都很滞销，“教育”出版的书以销南洋为主，南洋为政治敏感地区，书籍有政治色彩的，可能会被禁止入口。

金石碑版的集子，难找出路。

曾，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小之古本，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且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世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官下，其故个一册册和文卷外，计中，封承青叶自新。《集通田》本一

施蛰存

待旦錄

劉以鬯主編
正文藝叢書之四

施蛰存《待旦錄》初版本

上海北新書局

上海北新書局

匆匆不尽，即颂

著安

弟刘以鬯上

五月二十一日

信寄出后一个多月，未接复函，怀疑邮递有误，再寄一封给他，将情况重述一次。半月后，接到复函，知道“《旧篋集》还只是一个打算，想把几十年来没有收集的杂著编一个集子。……这个工作颇费时日，不知何时可成。”

既然如此，我只好取消将《旧篋集》编入《中国新文学丛书》的计划。

四

1985年，我创办纯文艺杂志《香港文学》。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在香港办纯文艺杂志，困难很多，单靠逆水拉纤的功夫是不够的，还需要推石上山的气力。在这种情形下，《香港文学》要是没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别出心裁的形式，就无法实现理想。

1985年2月28日是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为了增强《港文》的内容，我决定组一个特辑，刊于第二期。

组稿时，我请卢玮銮撰写《戴望舒在香港》并提供部分戴望舒的旧作；然后写信给“戴望舒最亲密的朋友”施蛰存，请他在1984年11月30日以前为《港文》写一篇有关戴望舒的文章。信寄出后，不到半个月就收到施蛰存的复信，答应在11月将稿寄给我。我很高兴。

到了11月24日，施蛰存寄来这样一封信：

以訇先生：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我答应你的文章还写不起来，因为没有材料可写。这件事怕要失约了。

但我这里有两本戴望舒的日记，大约是一九四〇年的，内容有许多不便发表，但我可以节抄三五千字给《香港文学》，似乎比我写的文章更有意义。

我怕文稿不能寄出，从前寄大公报及文汇报稿都是寄深圳邮政信箱的。如果寄你文稿，有无妥当的办法，请惠复，即可寄上。

专此即请 撰安

施蛰存

十一月二十四日

施蛰存肯提供戴望舒的遗稿《林泉居日记》，对我来说，这是想找也不可能找到的稿子，竟在意料之外得到了。我立即复信给施蛰存：

蛰存先生：

手示敬悉，感谢你的帮助。

《特辑》能发表戴望舒的日记，非常理想，但没有你的文章，就会缺乏权威性。我希望你能为戴的日记写一点说明，字数不拘，三四千字或一两千字都可以。冯亦代、卢玮銮的文章已寄来。王佐良也在赶写中。

大作与戴的《日记》可寄：

广东省

深圳市